

十年踪迹十年心，
十年前她不告而别，让他永堕痛苦深渊，从此不知柔情滋味，
所以，他精心布阵设局，要用她再度亲手奉上的爱，
祭奠曾经坍塌的世界……

安宁·作品

Wennuan de x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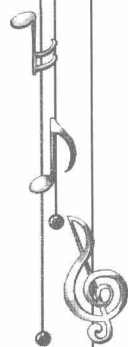
温暖的弦



晋江原创网
<http://www.jjwxc.net>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安宁·作品

温暖的弦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暖的弦 / 安宁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80742-341-6

I. 温…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0267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bhzw.com

书 名: 温暖的弦

作 者: 安 宁

策 划: 张 越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杨 俊

装帧设计: 小 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ISBN 978-7-80742-341-6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无梦的行歌

此后幽然的夜

还有吟游的诗人缥
缈地唱吗？

曾经

徘徊在指尖抚弯的
眉角

那些温暖缠身的气
息

谁曾用心一丝一弦
地敲击

此后模糊的翼

还有刻骨的暗花虚
无地开吗？

曾经

游离在深海如盲的
天使

潜入森林古堡悲凉
的歌迹

谁曾用心一片一叶
地编织

此后寒凉的菩提

还有明灭的香气掠
风拂尘吗？

曾经

纤纱掩脸驿路候等



的离人

佛烟萦绕树底无尽的黄昏

谁曾用心一枝一瓣地觅寻

此后半垂的柔眸

还有嫣然笑睫媚如青山吗？

曾经

跨过三江烟火零落的帆舟

沉没浮云在水天的尽头

谁曾用心一帘一幕地画起

尔后又一笔一滴勾销了记忆

谁曾无言折下岸边紫槐

任晓风吹尽斜阳行歌里

一影一身只闻轻行无梦的叹息

很深的夜，深得情绪徘徊在迷糊边缘。

人明明瞌睡，然而无声未眠是未能被化改的习惯，漫无目的地让心在孤清音色中静静游荡，不知是谁在低低吟唱，那首并不传世的无梦行歌。

很多年前，问自己，你要什么？

答曰，想要人宠，要呵护，要飞翔的自由，还要对方坦然而真实地说，他爱我。任何放不下面子千丝万缕思前想后的踌躇，都会教人失望。

很多年后，问自己，你要什么？

不记得哪里看来，当男子开口说娶你已是对女子的最大恭维。记忆淡而未忘，哪一年摘下了最初的那枚戒指？而今已不知弃置何方。

原来还以为，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从懵懂无知到踏过生关死劫后才明白，其实是一直都不曾清楚过。

那样的迷茫无知，也有可能，是因多少年后始终两手空空。

由是想起从前，一位安姓女子说：爱一个人，一定要爱他在现在，千万不要去想爱将来。

真切体会到这个道理，是在年少铸成不曾或忘的大错之后。

突如其来的割裂，不留余地，不求路退，事隔多年才懂得吃惊当时的冲动和绝然，终究大悔，却已连道歉都再无机会。

深刻的教训跟随了半世，在梦境与现实中萦绕不去。

想要什么？被周公拖入睡界边缘的意识不肯认真挑拣回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若硬要给出一个答案，那么或者，有些东西总是在周而复始中一次次回到原点。

也许是要人宠，要呵护，想拥有栖息在某个胸膛、在他心内飞翔的自由，还渴望对方在耳边一遍遍动情地说：我无你不可，你是我此生不变的唯一。

中间多少年也许便是白活，原来已返璞归真。

所想要的，不过如从前一样简单。

暗荡帘外，一窗无月，夜，真的很深，很深了。

目录
contents

楔子. 无梦的行歌. 001

第一章. 创始, 相见. 001

第二章. 竞夺, 冷氏. 012

第三章. 选谁, 端倪. 023

第四章. 杀机, 益众. 035

第五章. 到访, 真相. 047

第六章. 赌注, 棋子. 057

第七章. 夜遇, 初恋. 068

第八章. 爱过, 为何. 079

第九章. 冷战, 伤离. 091

第十章. 大华, 继续. 104



目录
contents

- 第十一章. 钥匙, 辞职. 115
- 第十二章. 宿夜, 新闻. 127
- 第十三章. 决绝, 自私. 139
- 第十四章. 遗情, 恨弃. 152
- 第十五章. 拒见, 反追. 164
- 第十六章. 病变, 结束. 175
- 第十七章. 分手, 离开. 189
- 第十八章. 止步, 结婚. 200
- 第十九章. 心结, 情潮. 211
- 第二十章. 收购, 机会. 223
- 第二十一章. 生路, 出口. 235
- 第二十二章. 消失, 管理. 249
- 第二十三章. 归来, 引领. 260
- 附录. 272





创始，相见

第一章

Wénmǎn de xiān

故事发生在衣露申市。

这地方和香港台北上海东京乃至纽约温哥华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完全无异，都不过是个太平盛世下的都市，科技日新月异，生活与时俱进，都会中商贾云集，有着无数美丽女子和出色的青年才俊，且富豪们都安居于比利华那样的山庄——香港是太平山，台湾有阳明山——城市本身已如童话故事，即使再如何千回百转，最终也还是被人为地复制着固定模式。

繁华如美丽的衣露申，也没能例外。

星期一早，浅宇机构的人事部经理迟碧卡就接到一个电话。

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她的神色马上变得恭谨。

应对了几句，在电话挂断后恭谨之色从她的面容上褪下，取而代之的是迟疑和为难。

正在沉思中，秘书部刘丹然拨进内线来。

“碧卡，杨影什么时候赴任？”

“我正要找你谈这件事，杨影最多只能做到这个周五，下周一就要去纽约分公司欧阳那里报到。”

“接任她的人选我打算推荐技术部的杜心同和企划部的张端妍，你意下如何？”

“这两位高级秘书都是上乘之选。”迟碧卡沉吟了一下，“业务部的温暖呢？她怎么样？”

“温暖也算出色，性格不愠不火，做事机敏灵活，专业素养一流，我本来也有意举荐她，不过公司有规定，这个位置必须在浅宇就职三年以上，她进来才两年，资历还浅，如果让她上去恐怕其他人会有话说。”

迟碧卡笑道：“丹然，你和我都知道浅宇最大的优点就是任人唯才，想当年杨影也是破格提升，事实证明占总对她很满意，否则也不会才两年工夫就又升一级调到纽约去做副经理。”

职场历练如许，刘丹然自然也是知眉识眼的人物，一听迟碧卡这话，便应道：“你说得也是，占总本来就不太拘泥这些繁文缛节，这样吧，我把她们三个人都推荐给你，你来比较一下。”

“也好，我找她们都聊聊。说白了这样大的事我也不能决定，终归还是要报给占总，由他来选。”

挂了电话，迟碧卡如释重负地嘘出口气。

大约一盏茶的工夫，浅宇内部网的公告就发到了每一位员工的邮箱里，秘书部决定举荐杜心同、张端妍和温暖同为总裁秘书候选人，三人中资历最浅的温暖破格入选，多多少少引起一些茶水间话题。

迟碧卡调来三人的过往绩评，一一看过后约见杜心同和张端妍。

最后才轮到温暖。

这已是迟碧卡第二次翻看她的履历，第一次是两年前招她进来时。

履历上的记录相较前两人简单得多，她自十五岁去了英国，一待就是七年，直到二十二岁大学四年级时才作为交换学生回来，翌年毕业考进浅宇秘书部，由于表现出色一年前被擢升为业务部高级经理助理。

迟碧卡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温暖，黑柔长发衬映得她的脸如纤玉，眉色清丽，眸似剪水秋瞳，眼神清亮专注，晶莹剔透的一双小巧耳垂上别着两粒小小的珍珠。

身高约一百六十五厘米，身着粉蓝色纪梵希春装外套和及膝裙，入时又不失端庄典雅，完美小腿套在玉色全透丝袜里，细致的脚踝下是三公分高的细跟宫廷鞋，走进来时步履轻盈，身形窈窕玲珑得令人怦然心动。

较两年前初次相见她已少了青涩活跃，多了沉静安然，论容貌虽比不上占南弦美绝天下的女友薄一心，但却有种独特别致、淡泊无争的气质。

即便如此，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一向为迟碧卡所厌嫌，若不是那个人的面子她不得不卖，今日定不会再和这年轻女子面对面坐着。

于是她冷声道：“占总原来的秘书调往美国工作，公司需要推荐一个人接任她的职位，秘书部的刘经理举荐了杜心同、张端妍和你，请告诉我，你对这份工作有没有兴趣？对总裁秘书这个职位有什么看法？”

温暖没有立刻答话，而是静默片刻。

这短暂的沉默却让迟碧卡对她另眼相看了一下。

不管杜心同还是张端妍，都早打好腹稿以求表现最好，要知道总裁秘书是公司里所有未婚女性梦寐以求的职位，就算这个温暖对总裁本人不感兴趣，但浅宇总秘一职相对于她目前而言何止连跳三级，权力和薪酬都会与高级经理看齐。

为何她的表现会与众不同，一点也没显出应有的兴趣？

迟碧卡放缓了语调：“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

温暖微微笑了笑：“我有信心可以把这份工作做好，但就不知道……我是否适合到这个职位去。”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顾虑？”

“因为我的男朋友在代中做事，迟经理你也知道代中和我们公司的生意有交集，要是在总裁身边工作，难免会接触到一些重要的案子和机密，如果以后发生什么事，我担心会说不清楚。”

迟碧卡着实一愣，情况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你男朋友在代中公司的职位很高？”大机构里动辄过万员工，一对恋人如果是普通职员即使在对头公司里也很寻常，除非双方的职位都敏感才会有所影响。

温暖平静地道：“他是代中的总经理。”

迟碧卡几乎要抹一把冷汗，代中的太子爷朱临路？！

“我明白了，你先回去工作，结果会在下班前公布。”

温暖离开后，迟碧卡忙不迭地拨电话。

“我的好老师，你推荐的人别说安排在占总身边，她甚至不适合存在于公司里，你不知道——”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让叫苦不已的她整个人傻在当场，像是震惊过度，张圆的嘴半晌之后才能够合拢，最后吐出一声长叹：“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做吧。”

按以往的工作方式迟碧卡早就自己拍板定案，占南弦从来不理这些琐碎事，他只要她推荐的人好用，一向不管那个人是谁，这次她却特意给视察在外的他写了封邮件，扼要地说明秘书部举荐三人，她面谈后觉得温暖最为合适，但她身份特殊，所以请他指示。

说到温暖最为合适，这点迟碧卡倒不是胡说，抛开资历和背景不谈，平心而论她还是会选择温暖，因为杜心同和张端妍别有所图的心思到底逃不过她见惯世情的双眼，人还没有上去只是候选而已，经她三言两语的试探就已掩饰不住心底的向往，可见不够成熟老练。

反观温暖，对这件事倒以平常心对待，甚至似乎显得有些迟疑，加上她男友的条件与占南弦差不了多少，想来不会对上司抱少女怀春的遐想，以后人对人对事也就可以避免过多的私人情绪，这样更能协助占南弦顺利开展工作。

临下班前，回信来了，叫迟碧卡以后这种事都不用汇报自行决定即可，她便往内部网发出公告，一秒钟后整个浅宇上下都知道了，业务部那尾叫温暖的美人鱼夺魁而出，大跃龙门。

接下来一连几日，温暖都忙着在六十六楼与即将离任的杨影交接。

就算杨影已经把手头上的工作——仔细交代给她，但大量邮件在一夜之间蜂拥而来，还是让她应接不暇。

浅宇创始人占南弦仍差旅未归，但作为他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专属秘书，所有高阶员

工与他往来的邮件无一例外会抄送给她,以便她了解、跟进以及处理他给全球下达的各项指令。

在接手之初,每一封邮件她都摸不着头绪,必须得向杨影请教或主动致电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问清来龙去脉,再细心了解当前状况和后续安排。

资产管理、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是浅宇的三大核心业务,自从半年前占南弦把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委派了从浅宇创始就和他并肩打拼的死党欧阳菊含任总经理之后,权力便逐步下放。

这次之所以会把杨影调过去,也是因为她最熟悉这两方面的工作。

由此占南弦在本土亲自执掌的业务转向了信息技术,当以前一些不需要向他汇报工作的中层管理干部也开始写 E-mail 上来,有的连杨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故而,为了把繁重的工作一一理清,每天温暖都在六十六楼独自加班到深夜才离开。

累的时候,端杯开水走进会议室,朝地面广场静静俯视。

浅宇大厦于三年前建成,坐落在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一主一附两座楼各高六十六层,主楼纯为办公之用,打通了上下两层的接待大堂,无比堂皇,三、四楼是公司历程和产品展示馆,五楼以上为办公区域。

主楼与附楼除了地面通道外,在四楼还辟出大型空中花园的绿色植景廊桥,把两幢建筑连为一体。

附楼包括员工餐厅、咖啡厅、健身室、室内泳池和各种室内球场,集餐饮休闲运动于一体,十五楼到六十楼为酒店式公寓,提供给单身的高阶主管或用于解决出差员工的住宿问题,六十一楼以上不对外开放,都猜测那是总裁的私人空间。

关于占南弦的发家,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他十八岁考入大学时互联网在亚洲刚刚起步,极其年轻的他以二百万资金创建了浅宇速讯,半年后获得一笔五百万的风险投资,其后几年网路如火如荼,浅宇速讯发展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谁都没想到的是,在大学毕业前他忽然以三亿的价格把公司卖了。

而最离奇的是,就在他把公司卖出后不久,Internet 泡沫吹破,百分之八十的网络公司纷纷倒闭,像他这样在最巅峰时期全身而退的人绝无仅有,从那时起,占南弦这个名字就成了业内神话。

当原来的同行还在为生存而焦头烂额时,大学毕业的他已轻轻松松挟大笔资金进入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领域,所营业务不但包括企业私募股权基金、对冲组合基金、房地产投资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等多种投资渠道,还包括提供企业并购咨询、重组和重建咨询等服务。

半年后,当浅宇速讯支持不下去打算关门大吉时,他却又花三千万把公司重新买了回来,改名为浅宇光技,重组后借壳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天即超额十多倍认购,开盘两小时内三十美元的招股价飙升到九十美元,涨幅达到百分之两百,如此盛况远远

超过浅宇智囊团原来的融资预期。

随后几年里浅宇的营销渗透各行各业，最终成为首屈一指的大机构，分公司遍布全球，年营业额近几百亿美金。

到后来，连福布斯都已不知占南弦坐拥的身家达到多少，在最近两年间，浅宇更是向美国卫星公司购买且成功往太空发射了商业卫星。

异秉天赋的商业才华使占南弦有钱到这份上本来已经有点难，偏偏他除了钱之外还很有貌。

十大钻石级未婚男中排名第一的他现年二十八，一米八五的修长身材，比例完美、恰到好处，窄腰长腿性感无比，配上如古代画工一笔一笔精心勾画的五官，尤其俊容上永恒一抹不沾人间烟火的淡冷，使他整个人透出似远还近让人无法抗拒的魅惑。

公司里的女员工通常这样形容他，“那个帅得我好想晕倒的总裁”，发展到后来整幢浅宇大楼皆知，如果某位女同胞逢人便说“完了，我今天又晕了”，那代表她刚刚才见过占南弦。

即使明知只能暗自仰慕而永无可能，每日里还是有不少女员工在他要经过的地方偷偷匿身等待，胆大的假装不经意偶遇，胆小的远远翘首哀盼，只要能见他一面已心满意足，这几乎已成为浅宇未婚女的必修课，于是大楼里天天有人晕得死去活来。

有钱已经比较难，有貌更是难上加难，然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稳居花痴流口水对象第一位的占南弦，除了财貌双全外竟然还很有情——他是普天之下最有条件花心却最不花心的美男子，这点简直要杀死人。

他对初恋女友，那位全城皆知的玉女明星薄一心，十年如一日地专情，自十八岁与她相识到现在，虽然生意场上也偶有逢场作戏，但爱情长跑始终不变，多少年来这对金童玉女早已成为万口称颂的楷模——

所有报纸上都是这样说。

总裁专用电梯里，业务部负责人高访兴致盎然地翻着手中的杂志：“好像就连这个城市里的空气，都在翘首期盼你和一心的婚期。”

占南弦双手插在裤袋里，目光落在显示屏上，看着电梯一层层飞速上升，薄唇浅浅地勾出一抹完美的弧度，并不回话。

到了六十六层，当梯门打开，两人俱是一怔。

入眼只见总裁办公室门口旁秘书办公区的顶上，天花板仍亮着两盏白光长灯，但除了装点室内和廊道的大盆绿色植物，整层旷阔空间内空无一人，只闻中央空调运转的声音，然而秘书桌上的电脑仍亮着，文件也打开未收。

显然有人还没走，只不过是暂时离开了座位。

高访笑道：“温暖果然还是那么勤奋。”

被惊扰了的细微脚步声带着难以觉察的迟疑，从某处空间内传来，由远而近，最终停在会议室门口。

占南弦转过头，端凝淡冷的视线迎上一双无波眼眸。

两人相视了有三秒。

温暖随即开口：“占总，高经理。”

“你这么晚还不走？”高访打趣，“高阶员工可没有加班费。”

她笑了笑：“这就走了。”

也许是身份使然，占南弦只对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双手从裤子口袋里抽出，推开两扇暗玫色各一米多宽的精雕木门，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一路走到办公桌后，却没有坐下，而是往前两步站在透明的玻璃幕墙前，这个城市在多年前已经失去星光，旷阔无比的黑夜里只剩下忽明忽暗的霓虹，微小如盒的车河融着一盏盏等距的路灯，拉出丝一样的火线光弧。

这样居高临下地看去，似身在云端的夜天，凝睇着人间。

“高访。”双手环胸，他唤。

“什么？”高访走到他身边。

“如果有人想要把你从这么高的地方推下去，你会怎么样？”

高访一怔。

“你会选择抵死不从，还是纵身飞下？”

高访听得一头雾水：“你想说什么？”怎么仿佛含着某种机锋。

占南弦从遥远的夜空收回视线，转头看向他：“没什么，你刚才提起一心，想想我和她走了也有十年，确实是时候应该结婚了。”

高访意外：“你说真的？”

他点了点头，回到座位：“冷氏的案子筹备得怎样了？”

“目前还顺利，”高访顿了顿，“这个案子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代中。”

“这个我知道，怎么了？”

“坦白说我不明白迟碧卡为什么会推荐温暖上来。”

占南弦淡淡笑了笑：“这件事碧卡问过我。”

高访再次意外：“你批准的？”

“三人里碧卡独独选了资历最浅背景也最特别的一个，总有她的理由。”

“那周一的会议让她列席了？”

“没有理由不让她参加，她没做错事之前不用把她当贼防着，否则只会妨碍到我的工作。”

“明白，对事不对人，我会告诉管惕。”

占南弦没再说话，幽暗眸光投向半敞的办公室门外，那里早空无人影。

星期六一早温暖便已起床，精心准备好几道可口小菜。

每个周六中午,除非出门在外,否则她的姐姐温柔一定会来。

因为爷爷把她们的父亲起名叫温和,于是她父亲也延续了这个随意到有点随便的传统——长女叫温柔,小女叫温暖。

名字虽然另类了点,对温暖却没多大影响。

温柔的待遇则相对要差一些,多少年来当身边从男生到男人全都起哄似的,刻意捏着嗓子尖而悠长地叫她一声“温——柔”时,性格一向不算温柔的她总恼得想杀人。

“我受够了这种摧残!”温柔躺在沙发上嚷道,“如果将来我生个儿子,一定叫他温度计!”

温暖失笑,温大美人受够了这种摧残,所以不甘心,无形中便想如同父亲一样摧残后人:“如果生的是女儿呢?”

“那就叫温泉!”温柔理直气壮。

“还好,不是叫温存。”她把手中削好的苹果递过去。

温柔斜斜地抬起美丽的眼:“那么远,我怎么拿?”

明明只要探个身就可以到手,真是懒得无可救药。

温暖起身,走过去把苹果直接塞进她的嘴:“老爸当初怎么没叫你温室的花朵?”

“我呸!你还叫温吞吞呢。”

温暖笑着回房去换衣服。

虽然是周六,她还是想回一下公司,杨影已经走了,占南弦也已回来,下周一她就要独自上阵,还是准备周全一点比较好,别到时周一开例会上司一问她三不知。

温柔看着她身上淡紫色的外套和及膝裙,不禁翻翻白眼:“你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买几套这身衣服的,还去干吗?”

温暖套上半寸跟的珍珠色鞋子,把长发卷起,以可藏进发间的淡翡簪子固定住:“我不去留在家又能干吗?”

“温暖——”温柔的眼神可怜兮兮,如同被人抛弃晚饭没有着落的小狗。

“亲爱的,这招只适合对你的男友使用。”

温柔眉一挑:“哪天我非把占南弦从薄一心裙下撬过来再狠狠踹掉!”

“Wow!”温暖不由得为她的豪情惊叹,“我拭目以待,记住千万别让我失望。”说完笑着拉上门离去。

母亲在她们年幼时已经过身,十年前父亲也已去世,温柔把老房子卖了换成两套公寓,姐妹俩各有各住,加上父亲留下的遗产,不多不少够她们这辈子丰衣足食,又因为世上只剩姐妹二人,所以她们格外友爱。

温柔在一家大型的证券公司做投资经理,工作非常刺激,也很有成绩,行内提起温柔不少人都认识,温暖由衷地为她高兴。

至于她自己,本来一直乏善可陈,没想到会被破格调到六十六楼,最近竟有不下五家公司想挖她,似乎一下子就在职场里出了名,当然,她不排除其中有些公司对她所接



触到的浅字案子更感兴趣。

刚刚把车停好，温暖便见到一辆宝石蓝的 Bugatti 疾驶而来，车身猛地九十度打转，泊停在她的车子对面，车里的人与她一同走了下来。

“占总。”她微笑着问候。

见到她占南弦有丝意外，但也只是微一颌首，便径直走向专用电梯，温暖跟随在他身后，在他停下后她仍往前走，员工电梯在十米以外。

占南弦侧首，看着她的背影两秒，淡声道：“你过来。”

温暖停下脚步，短暂的踌躇后回身走来，与此同时电梯门叮声打开，他率先进去，挺拔身形随意地立在中央，她跟着入内，轻轻站到角落的最里头。

直视全镜面的梯门，占南弦锋利冷凝的眼眸从镜中锁定身后娇俏的身影，她的视线始终水平停在他笔挺的后肩上，即使她已身高一六五，也还是比他矮了一个头。

“电梯的使用密码是零九零九。”他说。

半垂的长睫定了好几秒，她才反应过来：“是，我记住了。”

“温柔刚才给我电话。”

她讶异抬首，望向镜中他淡无情绪的眼瞳。

他淡幽的薄唇弯出浅弧：“她极度抗议我——以养不活一只狗的薪水来奴役你。”

她笑了笑：“她不了解我们公司的福利制度。”那是薪资构成的重要部分。

“其实我和她一样奇怪。”他深不可测的眸光透过镜子折射落入她疑惑的眼，“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想了想，她一脸认真：“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收了代中的巨额支票，答应帮他们做商业间谍。”

电梯门叮声收起，两人再无法看见对方的表情，占南弦微微向后侧了侧头，终究什么也没说。她一直目送他的背影走远，才走出电梯。

活过二十五年，温暖的最大感悟就是做人不能执著。

一执著，人生就没了乐趣。

绝大部分的人，主观意识上都是：我，我怎样，我想怎样，我要怎样，我就是怎样……不管什么时候面对什么人，第一个念头出发点永远是率先表达、肯定和坚持自我，一有人违逆我意或我的想法不得而行，马上万千委屈。

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一年，她堪破了这点。

成年后的她性格十分圆融软柔，可以说没什么事一定要坚持，在她看来其实都无所谓，身边的人譬如温柔，随她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她爱在自己身边做什么就什么，她一点都不介意。

世间之事原本百分之九十都不需上心，即使是对风流倜傥的朱临路，从大四到现在

她已做了他三年女友，也一样如是。

私人会所里，朱临路把碟中的牛扒切成小块给她：“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你做了占南弦的秘书？”

她抬眼：“我说与不说重要吗？反正你都第一时间知道了。再说了，你又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你每次追的都是谁家的姑娘？”

朱临路被她的话堵得哑口，俊眼内闪烁着笑意，第一千一百次道：“跟我回家去见父母？”

她无限同情地看着他：“令堂又逼你结婚了？真可怜。”

他气急：“你总是这么不稀罕我！”

这是什么话，她抚着受伤的心：“朱公子，麻烦你去看一看报纸，全城都知道你昨晚挽着一位明星上了头条，前天是模特儿，大前天是名门闺秀，大大前天——我不稀罕你？三年来我可是权当看不见你的风流韵事，只痴痴苦等你什么时候浪子回头。”

她背着报上的台词。

朱临路气得几乎要把餐巾摔在桌上：“温暖！”

“小的在。”她恭应。

他狠狠瞪着她。

温暖叹口气，放下餐具双手一摊：“你看，你叫我出来我绝不敢留在家里，你叫我吃牛扒我绝不敢吃猪羊，我这么好的女朋友你还想去哪里找？”

朱临路气极反笑，嘴角大大咧开，与此同时她清晰地听到一丝极轻微的笑声，仿似被逗笑后有效克制着只发出一丝轻哂，虽一闪即逝，然而那种她所熟悉的浅淡——她蓦地回头。

隔着两张无人的桌子，迎上她的视线，占南弦并没有回避，放松下来背靠软椅的身子透着一丝慵懒，一双黑瞳却如清冷夜空闪光的星。

“你看什么呢？”他的女伴娇柔地问，就要回过头来。

温暖赶紧转回身子，朱临路已经一脸不悦地叫侍者结账，签了字他牵起她离开，经过占南弦桌边时，她礼貌地道：“占总。”

他没说什么，依旧只是对她颌了颌首，与朱临路则是王不见王，谁也不看谁一眼。

坐在占南弦对面闻名全亚洲的绝色女子却在那一刹那微愕：“温暖？！”

她微笑道：“嘿，一心，好久不见。”

朱临路冷哼出声，迅速将她拖离现场，走远了才抱怨：“代中里大把职位适合你，你何必非在浅宇领一份薄薪。”

“我在浅宇工作都两年了，以前也没见你说什么。”

他苦着脸叫道：“以前你三百年都见不到他一次，我当然不担心，现在怎么相同？你和他天天鸡犬相闻，搞不好哪天就臭味相投然后一起升天，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得道，只好出家去做和尚了。”